



温暖的安口

□ 晓 菽

安口这个名字,听起来让人心里感觉踏实。而安口窑,那里曾经熊熊的炉火,映红了高原汉子的脸膛儿,把泥巴士坯烧出了坚硬的质地,把寒来暑往烧成了温暖的岁月。

我慕名来到安口窑时,这里的炉火早已熄灭。

瓷市街纵贯南北,成为安口镇的第一块招牌。几家瓷器店开在马路边,地上码着粗缸,架上搁着细碗。店主介绍,安口产的大多是粗瓷,就像这些水缸、菜缸、暖锅、药罐,最精细的,就数盖碗儿和储钱罐。话语实诚,但那真诚的话语里分明带着底气,毕竟,这里有安口窑,而此“陇上窑”曾经久负盛名。虽然现在的安口,是一个陶瓷集散地,但对于安口窑,却是陇人的一种情怀。

即使是景德镇的瓷器,在这里也

卖得货真价实,因为安口人懂瓷,说不定店主的祖上就是制坯的、雕琢的、彩绘的、烧窑的。谁要给这里推销瓷器,就得有个合适的姿态,这就如同同行之间说话,互相要尊重和交心。安口产的梅花盖碗儿,我要了三套。主人在给我打包的时候,不小心让盖子掉了地上,盖子没有破,咣当在地上打转,待捡起来时,发现只掉了一块边。他执意要换,我说不用了,就留个纪念吧——我心里的安口瓷,不在于精美,而在于实用。

安口汽车站就建在瓷市街上,瓷砖贴面的门头能看出当年建窑时的气派。可以想象,当年那些远道而来的寻梦人,这里就是他们对安口的第一印象,这印象曾点燃了他们的艰苦创业和安家立口的梦想。后来有人又是从这里离开安口,不管是要衣锦还

乡还是去看世界,他们都珍重地带上了几件安口的瓷器,作为对光阴流转的记忆。今天,安口汽车站矗立在那里,如一抹孤独的背影,任时光交错。

我循着几座高耸的烟囱走过去,红瓦白墙之内,树木掩映着宽大的厂房,可惜铁门紧锁。厂门口有一座圆形花坛,花坛里长着杂草,中间是一座假山。花坛对面,有一座类似礼堂或者电影院的建筑,八字形双坡屋面,大门开在临街的山墙上。可以想象,这里也曾经人头攒动……

有时候,我更想看看安口的老窑址和与它相关的场景、生计,哪怕只是一点点痕迹,也足以让人浮想“陇上窑”曾经的风采。于是,在当地老乡的指引下,我们跨过南川河桥,去寻找一个叫高镇的村庄。桥对面一条支毛沟,沟底地势起

伏,草木茂盛。沿着便道上坡,临到山顶有一块地裸露在外,像是黏土,但我看不出它的用途。此时再看镇区,马路宽阔,车流如织,高楼林立,绿树绕合,一片生机盎然。刚才人在城中,竟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下得山来,沿另一条缓坡探路,绕过一个山咀,忽有两处房舍,沙路也变成了水泥路。我向一处房舍靠近时,发现其院墙下部密密地嵌入了黑釉瓷缸,一只小狗不知从什么地方窜出来,欢快地摇着尾巴,让我喜出望外。

听见身后有声响,回头看见一位六十岁上下的老人,推着自行车从一条狭窄的巷道走出来。我迎上前去打招呼,老人很热情,问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对于这样一种热切过问,我认真地一一作答。老人说我的家乡——定西是个好

地方,那里田地多,人勤快,种土豆也能致富。我问他为什么了解定西,说年轻时在定西换过缸。

按照老人的说法,我在半山顶碰上的那块裸土是一个坭泥坑,一直以来,高镇人烧瓷坯坯就在那里取土。至于窑,要从小巷进去,向左,再向前,路过自来水房,就在河岸边。而瓷器,家家的院墙上都有,所谓“罐罐垒墙墙不倒”。这是一位安口老人眼中的安口窑,是轮廓,也是全部。

我照着老人的指点步入巷道,地上铺满瓦砾,农家大门两侧,果然尽是缸缸罐罐,或把土垒进土墙,或直接扣在地上,摆成围墙。

真有半截残窑挂在崖畔上,似乎倘若不是用繁密的藤条挽着,它随时都可能掉进河里。

夕阳西下,暮色四合。我要结束我行色匆匆的拜谒了,我踟蹰在高镇的村道上却意犹未尽。是啊,安口有陶土有坭泥,有煤有水,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使它成为陶瓷生产的理想之地。安口生产的坛坛罐罐,无疑是一个时代的记忆。

水缸、面缸、菜缸和花碟细碗……火车的一声嘶鸣惊醒了我,我仿佛看到了安口窑那熊熊炉火……

甘谷辣椒(外一首)

□ 雒 伟

田亩间、庭院里、餐桌上
一抹一抹的辣味,新鲜充盈
一垄一垄地繁忙,始于初夏
栽苗、浇水、覆土、施肥、除虫
听风声长、听雨声长、听锅铲声长
金秋时节,甘谷辣椒
一茬接一茬,红透了四季
见清风红、见露水红、见秋光更红
摘、洗、切、剁、腌、炒、炸、拌
家家户户,辣椒把持着味蕾
餐餐顿顿,火焰在舌尖腾烧
行走的村庄啊,热气腾腾
山川河流都那么有味
辣得豪放厚重,香得悠远纯正
一袭火色,成串蔓延到屋檐下
跳跃的焰火,永不熄灭
映照着庄稼人幸福美好
红红火火的日子啊!
热辣滚烫,有滋有味

柿子红时

群山深处,点点霜降
点亮了一盏盏红灯笼
闪烁着光泽
明亮耀眼,丰润鲜灵
这便是深秋美好的馈赠
天地间,柿红知时节
秋风中,熟悉的足音
枝头上,垂满了思念
那人、那物、那秋光
都在故事里,锁住了甘甜

静物

□ 何军雄

草木寂静。秋风摇曳
对着一亩稻田起了心事
水墨丹青,勾勒写意
月光的白打动一弯泉水
老屋,风雨中沉默不语
一缕炊烟,向上的样子
像是一个人在夜晚徒步
回家。只有家的版图
才是一生最怀念的地方
往事,又在脑海浮现
一些琐事,夹杂着风雨
敲打过几时的心灵
在一幅静物素描里找寻
那些逝去的,又重新
在某个角落里汇集

芨芨草

□ 杨子福

风吹过来一次
它低一下头
雨滴打在身上
它还是低一下头
小鸟在它怀抱里搭窝
野兔在它身边藏匿
牛羊踩过它的裙摆
早獭撕咬它的根须
它都
微微低一下头
暴风雪来的时候
一切
都销声匿迹
旷野里
只有芨芨草
昂着头

甘草店的冬天

□ 程胜凤

甘草店,咸水岔
丝绸古道边
这里的暖阳下晒着一首
有关田园牧歌的海洋
羊,可以是话题,和致富门路
“美丽乡村”“回乡创业”是主题,是前景
大家走在通往
热爱的路上
接受故乡如果下雪的拷问
有人被雪花迷住
有人把脚埋进下
你,却笑脸相迎
一场雪,也可以灿烂如烟花……
该说的都说了
甘草店的冬天
北风吹走,南风吹来
此刻,裹紧衣衫的那个人
只等破冰放鱼
开春,羊儿有水饮

初冬迎雪

□ 张文进

一场雪在黎明时分降临大地。

前几天,气温骤然下降,树木在北风中悄悄改变了容颜。而此时的这场雪,让陇东大地银装素裹,分外妖娆。路旁的松柏棵棵着绿,傲然挺立;屋后树上的柿子被雪掩盖了半边。家家户户的房顶都被白雪覆盖,围在院内的玉米、高粱等还未来得及完全风干和入库,此时也都披了一身的洁白。周围一片沉寂,那些贪吃的鸟儿选择了静默,消失得无影无踪。

站在雪中,静静地听,那窸窣窸窣的落雪的声音,奏出了一曲“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的乐章。古人喜欢踏雪寻梅,而我一路向上,踏上木栈道,四周静悄悄的,朵朵雪花在空中悠悠地飘落,层层叠叠、纷纷扬扬,有的落在树上,树上开满了银色的花儿;有的顽皮可爱,趁你不留意,钻进衣领里,瞬间感觉温润清爽。当我再次走进院子时,才发现窗玻璃上凝结着霜花,仔细看,像起伏的山峦,又像细密的松针。我感觉自己好像又回到了天真烂漫的童年时光……雪花继续飘落着,与这里厚厚的黄土融为一体。

天幕下,飘洒的雪,此时还在欢快地向大地母亲的怀抱一头扎去,我忍不住伸出双手想接住它,而它在我

的掌心瞬间便化为细密的珍珠,晶莹剔透,闪烁着欢乐的光。太阳出来了,银白的大地到处亮晶晶的。整个世界似乎寂静无声,谁也不愿打破如此美好的时刻。然而童心总是那么纯真无邪,孩子们奔跑着,欢闹着,一阵阵的嬉笑声瞬间传遍天地之间,枝头上厚厚的积雪毫无防备也被惊落了。看着眼前的情景,我情不自禁地抓起一把雪,向阴云流转的空中抛去。顿时,片片银屑簌簌洒落,急不可耐地钻进我的衣领,偷偷地藏起来了……

这场不期而至的初雪,是冬天送给陇东高原的礼物。“久别的人,盼重逢,重逢又怕离匆匆”,那些在外打拼的人,那些异乡苦读的学子们,当他们知道家乡下雪了,该有多么开心!因为这场雪对他们意味着,回家的脚步更近了,那梦中蜿蜒的小路,那熟悉的乡音,还有那缭绕在屋顶的弥漫着浓浓年味的炊烟,高挂在门头上的雪景下的红灯笼……

我喜欢冬天的雪花、雪景,更喜欢冬天的寂静、内敛、祥和。初冬一场雪,清白了大地,净化了空气,虽寒尤暖。冬日的雪花,在苍茫大地上无限地延伸,绽放出洁白无瑕的光彩!

两只可爱的小鹿,并排奔驰,忽然闯入视野。跑几步,又站定,警觉地抬起头打量着陌生的游人。很快又顺着灌木丛奔走,一晃不见了踪影。

太阳在远山的豁口慢慢升高,雪从树上簌簌地落下来,粉妆玉砌的世界宁静极了,我们似乎走进了多彩而迷人的童话世界。

云雾在飘移、在升腾、在翻滚,轻抚着巍峨群山,缠绕着挺拔的林木。远处的树,披一身洁白,高高低低,有序站立。近处的灌木丛,一串串晶莹的水珠挂满枝头,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烁着迷人的光泽,宛如一颗颗细碎的钻石。聆听着大自然的声音,感受着它的呼吸和心跳,看着面前生命蓬勃的奇迹和无穷的魅力,心里透明宁静。此刻,山林之中,生命的绚烂和多彩、宁静与自然得到完美的诠释。

大自然犹如一位多情的画家,它的调色板真的很神奇,明明将浓墨重彩用到了极致,却又让秋雾增色、秋雪添彩,用光辉的笔墨描绘着这里的秋天,诉说着属于老龙沟时空自然的秘密。

临近中午,雾已消失得无影无踪,积雪也很快消融,只剩下远山阴洼的残雪,与苍苍茫茫的石山融为一体。一声声清脆悦耳的鸟鸣声,打破了山间的寂静,不觉间,我们已来到沟的最深处。

在一座水泥桥上驻足观望,涧水潺潺,从灌木丛中顺流而下,低吟浅唱,如绸似带,闪闪亮亮,飘逸灵动,像一条白龙在跳跃。一缕缕阳光,划过天际直直泻下光亮,落在经过雪水洗涤的红色的、黄色的树叶上,愈加明丽迷人。一片片秋叶,夹杂着斑驳陆离的光影,显得神秘而变幻莫测。一层层苔藓,蘑菇样伏在石头上、沟道旁,一路走来走不停,总觉得,每一棵树木都可以入镜,每一座雪山皆能聚焦定格。那种身在秋山,被斑斓相拥,被洁白包围的感觉,令人心旷神怡。

老龙沟的美,让人不仅感受到生命的繁荣与璀璨,还能感受到时间的流逝和季节的流转。



百花

第 3282 期

陇原金秋

〔中国画〕

杜未作

苞谷熟了

□ 李 颖

十月,老家河滩镇的苞谷熟了。大夏河畔狭长的河谷阶地上,一块块、一片片苞谷随风起伏,像汹涌的波浪,枯黄的叶子发出簌簌的声响,圆鼓鼓的苞谷棒子等待人们的采摘。

苞谷,也称玉米。清明前后,天气和暖,微雨纷飞,是苞谷播种的时节。一粒粒种子播撒进松软的泥土,在春雨的滋润下,吸足养分,一点一点开始萌芽,慢慢钻出地面。待苞谷苗长到超过脚踝就开始施肥。靠近根部的地面上撒些硝酸铵或尿素,再撒上一层土肥,用铁锹在周围铲些泥土,一锹一锹覆盖肥料,堆成小土丘。施肥后适时灌溉,苞谷便开启“疯长”模式——每过几天,苞谷的像隆起的小山。一家人围坐,外面剥掉几层皮,里面留一层,两根棒子凑一块,撕开预留的皮,像绳子一样交叉,打个结系在一起。系好的棒子尖部向下,整齐地立在屋檐下。晾晒几日,又挂在屋檐下,层层叠叠的;也搭在直立的木杆上,一层叠压另一层上,高高的,呈圆锥状。苞谷黄澄澄的,立体地展示着丰收的美。苞谷棒子变干,脱粒磨面,无籽粒的棒子则成了柴火。

在老家,苞谷面可做窝窝头,苞谷面拿筷子以滚烫的开水调拌,捏成馒头状,底部掏一小洞,置锅内蒸熟。出锅后,样子像小馒头,头圆,底空,吃起来软糯香甜。也可做煎饼,苞谷面加水搅拌后放酵母发酵,待发好摊成薄饼,刷油后在铁锅中烙熟,软硬适中,甜中带香。还可

做搅团和馓饭,一定比例的苞谷面、小麦粉、荞面、豌豆面和匀,在沸腾的开水锅中边撒边搅,面撒至黏稠搅起来费力为止,搅拌至面快熟时方停,用微火焖至熟透,即可出锅。浇上臊子,加醋,调蒜泥即食。若素食,浇的则是煮沸炆油的浆水。味道的秘诀在于面粉搭配的比例上,一种多,一种少,口味就不同。常做的人都熟知各种面粉的最佳比例。馓饭是苞谷面加少量小麦粉和豌豆粉,也是搅制的,馓饭比搅团要稀。撒面前在水中下洋芋疙瘩,搅熟后倒一点浆水。也有先炒肉臊子,再加水撒面的。不管是搅团,还是馓饭,软而糯,保留了面的醇香,老人喜欢,小孩爱吃,是老少皆宜的美食。也可做疙瘩,苞谷面加开水搅拌,加一些苦豆、葱末来作馅,揉捏成比拳头稍小的圆球状,下锅烧煮时汤里放小油菜、洋芋块,吃时用筷子划成小块,浇油,加红白糖。苞谷若磨成糝子,可煮粥。水中放洋芋丁,烧开后撒苞谷糝子,再放些菠菜叶、碎葱,野葱炆油,可当早点,也很好吃。

田间的小路上,满载苞谷的车辆来来往往,农人在收获沉甸甸的希望。

寻访老龙沟

□ 郎佐民

老龙沟是腊子口森林公园内的一个景区。从3500米海拔高的铁尺梁山麓,沿着盘盘弯弯的公路而下,越过山脚下的铁杰村,很快就来到老龙沟的入口。

刚下过一场雪,因为还是秋天,地面还比较暖和,公路上的积雪正在融化。进得沟来,随着车子的不断盘旋爬高,面前的老龙沟,仿佛被一层神秘的面纱轻轻覆盖,整个山脉银装素裹,带着湿润的凉意。远山高耸,千峰竞秀,云遮雾罩,若隐若现,渲染着一片朦胧的轮廓,仿佛海上仙山。白雪中半遮半掩的红叶,犹如躲在深闺的少女,露着娇羞的面庞,风姿绰约。

阳光穿透薄雾,洒下斑驳的光影,为静谧的山间增添了些许诗意。四周气象万千,一片缥缈。此刻,金色、红色、绿色、蓝色、白色……交错辉映,熠熠生辉。蓝天、雪山、云海、阳光、红叶相融同框,静谧和热烈交织在一起,一幅壮美的自然画卷在铺展、在晕染。

一路走来走不停,总觉得,每一棵树木都可以入镜,每一座雪山皆能聚焦定格。那种身在秋山,被斑斓相拥,被洁白包围的感觉,令人心旷神怡。